

张建华◆著

红楼梦

与庄子

欲上高峰揽明月
偶开天眼窥红尘
可怜身是眼中人

榆林学院高科技人才科研启动基金

榆林学院学术出版基金

红楼梦与庄子

张建华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与庄子 / 张建华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601-7156-2

I. ①红… II. ①张… III. ①《红楼梦》研究②道家③庄子—研究
IV. ①I207.411②B2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9447 号

书 名: 红楼梦与庄子

作 者: 张建华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仲怀民 刘明明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66 千字

ISBN 978-7-5601-7156-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封面设计: 孙 群

长春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11 年 4 月 第 1 版

2011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草原和《红楼梦》

——代自序

童年时代经常跟闺蜜描述我曾经有过的一个梦想：如果有可以支撑我活下去的粮食，我就要到树林里结庐而居，这片树林应当是人迹罕至的，前有清溪一带，后依青山而立，树林里有柔嫩的草芽和无边的野花，有歌唱的小鸟，我的屋子最好是圆木搭建的小木屋，没有油漆，有小小的旋梯，旋梯和屋子的窗户都缠绕着星星点点的兰花，晚上可以透过窗户看见漫天的星星和安静祥和的月亮，树林里的小动物是我的玩伴，野花是我的亲戚……这种梦想现在看来不过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罢了。可我是属兔子的，大概与草原有天然的缘分，完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时无刻，我的梦里魂里都飘荡着草原的香味。《红楼梦》却是草原这个怀抱里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曾经去过夏河拉卜楞寺，夜宿草原，我是一个被青稞酒喝醉的女人，在阔大无边的草原的雨夜听着耳机里的《红楼梦》套曲，禁不住地泪流满面，心尖尖都在颤抖地哭泣。草原的怀抱是多么像母亲的怀抱啊，她包容了我所有难言的悲伤、所有倦怠和梦想，我哭着，却不知道是为什么啼哭。为草原里隐约的格桑花、呢喃的牧马，还是帐篷里烤羊肉的香味，还是为人世间久已失落无法挽回的许多东西；或者，为如此近距离地接近草原感动还是为生活着的难堪伤悲。反正，牧草的清香让我着迷甚至沉醉，我独自一人坐在自己小木屋的楼梯上，远远地看黑沉沉的一望无垠的草原，有一种冲动，想惬意地、无拘无束地在草原上打几个滚，想痛痛快快地吃一口青草，似乎那可以洗掉尘世的烟岚，然而，此时的我一点都不感到孤单，因为我是跟我心爱的草原拥抱着，我是躺在草原阔大的怀抱里的，有野草有野花有牧马

有哈达、转经筒和经幡陪着我，他们都是有生命的，他们的生命仁慈而和善，绝无人世的虚伪和浮躁。

若说《红楼梦》，大概自初中一年级瞒着不愿让我读“闲书”的父亲，在被窝里偷偷读完线装竖排本第一遍的时候，就成了我永久的精神家园——我相信我是痴迷《红楼梦》的，不是为了学问，就单纯地为了那本著作，我清楚地记得十一二岁的自己在被窝里看到贾母为黛玉之死哭泣时，心里刀割了一般难受，以至于夜半泣不成声，惊动了父亲推门进来查看我的阶级动向，得亏被我眼疾手快掩饰了过去。此后，年岁增长，渐至对《红楼梦》的痴迷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看了84版《红楼梦》之后，心的底版将陈晓旭的眼神死死地刻在上面，无论我走到哪里，有如何的艰难，心里都晃着陈晓旭的哀婉凄凉的眼神，她瘦弱的肩头反而成了激励我前进的风向标。这可能是一个前生之约吧——晓旭完成她的使命，如同有谶言预示般地，匆匆走完了自己美不胜收的一生，而她的宝哥哥也的确出家做了和尚。他们有足够奢侈的资本，有无与伦比的才貌，是什么让他们决意斩断尘缘呢？除了爱，恐怕就只有天知道这其中的因果了。当知道晓旭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又一次哭了，也许晓旭是解脱了，从尘世的苦海中度出去了，那我似乎应当为她感到欣慰；可是，英年早逝毕竟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尤其是她居然像黛玉似的受尽病魔的折磨才香消玉殒。历史的轮回，生命的轮回，谁和谁的相遇是否是五百年前的不断回眸所遗留的祸福，我们活着当下的人，无法判断。

后来选择所修专业，喜欢唐诗宋词更喜欢《红楼梦》的我毫不犹豫地锁定了元明清方向，因为我的精神之根在这里，心无旁骛，责无旁贷。三年的学业，居然有奇怪的同学千方百计打扰不欲让你好好读书，这就是残酷的社会竞争吧。但就在这样的夹缝里，小草依然顽强地想尽办法读了不少红学专著，匆匆一瞥，惊鸿一掠，不知怎么竟糊里糊涂进了红学的宫墙，茅草和名花并存，风云与秋水俱见，红学花园之大，知其表不知其里，所知所云，常不知始终。屡因自己所知甚少而又要强力扛大鼎而汗流浹背，研一时有了初步的想法，经导师赵

建新先生的鼓励，开始涉足《红楼梦》和庄子的比较研究，并于当年草就了一些小文章发表了。毕业前夕，人有多累多忙，一篇毕业论文总是要交的，其时我正一心考博，加之父亲车祸危在旦夕，弟弟重病住院，变故颇多，心乱如麻，无人可以帮我走出迷津，所以论文就有点应应付付。《红楼梦与庄子》的初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脱手的，那时常感芒刺在背，觉得颇对不起可能出现的读者。

如今又是如此，为人师为人长，又逐步为人妻为人母，整日价忙忙碌碌，课要好好上，每一次的会要好好开，每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要好好指导并完成答辩；因为婆婆年高自顾不暇，我母亲也力不从心，儿子的每一步成长，每一个细节，都需要我的爱，这爱必须堆砌成长城，帮助幼儿抵御风霜雨雪，帮助他树立起爱的信念。既然有幸生下麟儿，他又没有原因地聪敏过人——一岁八个月就可以背诵9首唐诗，N多英语单词和几个简单句子，还学会了不少儿歌，在我跟前咿咿呀呀学语不止，其态可掬可爱令人沉迷，母亲的责任自然重于泰山，倒也不愿令其一定成名成家，但必须要知道爱，懂得爱，让他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比我一切的事务都来得重要，这成了我生活的要目，我的研究工作自然又是步履匆匆无法静心的，就这样趁工作闲余稚儿午睡间隙修改完成了这本薄薄的册子，才既不逮，力又难从，自然水平有限，谬误颇多。然痴爱之心拳拳，期待读者不因之耻笑鄙人，则心足矣。

我只知道，在去岁中国音乐界泰斗王立平携中西合璧的夜莺吴碧霞前来本地演唱时，我和老公前去聆听——现场一片喧闹，然我已灵魂出窍，只看见颦儿那含悲带凄的眼睛，只听见他们含泪的呐喊，歌声如泣如诉，管弦如怨如慕，心里眼里，现场的一切都不复存在，所有的喧嚣都成了遥不可及的背景，只有我一人在巫山云海之间聆听仙乐，时时有哽噎涌上喉头，真有“庄生梦蝶”的感觉，陈子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怆然大概就是这样的吧，不知前生，到底是我在大观园里，还是大观园在我心里，今世有这样的夙缘。

至于庄子，我是在觉得自己心里堆满垃圾无法排解、憋得几欲窒

息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于丹女士在百家讲坛讲解庄子的视频，遂买了她配套出版的那本书，那才是真正地将庄子的精神映入到我的骨髓之中了，她的文字轻松、舒缓，像一只翩翩舞动羽翼的蝶，轻轻地飞到我灵魂的小溪之上，片刻涤荡了我所有不知名的哀伤、焦虑和对所谓文明的恐惧，心头居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解脱。以前写这篇论文时，并没有得到这些精神上的洗涤，那时候杂事沾身根本无暇他顾，只是在路过一棵盛开的杏花或者桃花或者丁香树时，有奢侈流露出一瞬间的迷茫和伤感。

初到榆林，曾经跟丈夫到白云山朝圣，看到白云山下一幅楹联非常有意思，且引来放在这里吧：“山中一古寺，门外尽劳人。”也许我们都是那些放不下，不明白的劳人而已。

因为爱，所以爱，这是我之所以尽最大努力挤出时间将这本不成器的小册子奉献给观众的原因——深恐年深日久，连这样单薄无立锥之地的爱都被生活拥挤得失去了方向。这或者是爱因斯坦的第一个小板凳，并且其中借鉴了不少专家和学者的宏论为据或为用，或有未及一一标注的地方，文意又大都粗陋不堪，根本浮躁得不像所谓搞学问的人，在此一并致歉意及谢忱。内中谬失荒唐处，还请各位专家学者及同仁不吝指正批评，鄙人定虚心接受并改订。

是为小序。

晓云 2011 年 3 月小阁中

目 录

草原和《红楼梦》——代自序	1
引 言 当代红学文本研究之隙简析	1
第一章 双峰并峙：曹雪芹与庄子	6
第一节 庄子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6
第二节 曹雪芹与庄子	12
第二章 后来居上：曹雪芹对庄子的承继与突破	25
第一节 庄子与中国禅宗的交融与互附	25
第二节 曹雪芹对庄子的承继与突破	28
第三章 红楼庄影：庄在“红楼”第一层	33
第一节 庄子在《红楼梦》中的直接现身	33
第二节 庄子与《红楼梦》的精神联结	37
第四章 殊途同归：庄子寓言和《红楼梦》的大寓言意味	41
第一节 《庄子》寓言的意蕴与哲学思考	41
第二节 《红楼梦》的大寓言意味	44
第五章 旁枝斜逸：庄子、《长生殿》、《桃花扇》与《红楼梦》 之间的姻缘	59
第一节 清初文坛的感伤气息与“幻”“空”诸象	60
第二节 《长生殿》与《红楼梦》的比较	65
第三节 《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比较	68
第六章 山重水复：《庄子》的视角变换及《红楼梦》 的视域整合	73
第一节 《庄子》的多重视角对庄子哲学“一与多” 的阐释	73

第二节 《红楼梦》的集大成之功	75
第七章 纵横开阖：石头崇拜的前因后果	80
第八章 不识庐山：《庄子》和《红楼梦》的阅读和接受	94
参考文献	103
附录：	
《庄子》的视角转换及《红楼梦》的视域整合	106
《红楼梦》和庄子	
——试论《红楼梦》的大寓言意味	113
读《红楼研究小史稿》及《续稿》与“自传派”再商榷	
——再论《红楼梦》自传的不可能	122
《红楼梦》后四十回和维纳斯的断臂	
——从《红楼梦》作品本体及学界反映看高续	129
大观园，一个悲剧的舞台	
——试论大观园的大舞台定位及悲悯性	141
善气世回芳淑景	
——现代视阈下《醒世姻缘传》的“环保意识”	152
《现代汉语》教学改革初探	163
一样戏剧两样情	
——凉州贤孝和陕北道情比较研究	170
如何写作毕业论文	180
后 记	182

引言

——当代红学文本研究之隙简析

红学自其发端至今百余年，可说是研究派别林立，扫描方法繁多，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切入，引出各不相同甚至截然对立的结论。小说批评派、索隐派、自传派相继跻身于红学论坛，各领风骚数十年，之后其余绪一直蜿蜒延伸，交叠通融，使得整个红学大地上鲜花竞放、姹紫嫣红。真可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近年来，随着红学研究的逐渐深入与完整，红学未来走向的危机日益凸显出来：在接下来的时代，《红楼梦》研究该研究些什么？何以为继？是继续依据出土的文物资料做考据的工作，还是继续钻在故纸堆里做索隐的追寻，或者是仍旧孜孜不倦地寻找曹雪芹先祖的踪迹，或者评点人物，做点翻案的文字，又或者因为版本的问题，几个学者一阵唇枪舌战……热闹固然热闹，底气的不足毕竟是显露出来了，要么强行地将西方的文论、传播理念等拉过来为中国的东西披上“中西合璧”的外衣，结果把美味佳肴煮成了夹生饭或者大杂烩，满篇生僻的术语和新鲜的词汇，作者自己沉浸在“标新立异”的成就感中沾沾自喜不可自拔，读者却如坠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研究红楼成了研究陌生术语的过程，这成了痴迷于红楼一梦的学人不可摆脱的梦魇。同时，“还红楼以红楼”、“还文学以文学”、以及“回归文本”的呼声日益强大起来，白盾先生在新著《悟红论稿》中提出“还红楼以红楼”，强调了重视研究作品本身的观点。从理论上讲，《悟红论稿》对《红楼梦》不同层次主题的深入解析，对其审美序列的界定都是别具一格的，同时，他对“雍正夺嫡”说、“凡‘脂’即好、凡‘续’即劣”论的批驳以及对曹雪芹的美学追求的辩证分析，也是非常成功的回归——既脱离了与作品完全不相干的空谈瞎猜，又避免了完全栽倒在作品的怀

里炒冷剩饭的乏味。从某种层面上说，这可能成了解决当前危机的唯一途径。倒不是说“以文本研究为中心”的提法就是十全十美解决红学研究危机的不二法门，而是红学“槛中人”在逐步认识到索隐派、自传派和小说批评派的优劣的同时，在西方注重文本本身的思潮冲击和影响下，对这一门特别的学问所作的一次大胆的尝试。而奈何以“回归”冠之？我们不能忽略自红学诞生起一直若隐若现的各种研究方式与文本探索的内在联系。索隐派注重的是所谓的“本事”，自传派非要将雪芹先生自己从作品里面硬生生揪出来，文学评论派从美学的、历史的角度对作品做了各种各样的解剖却往往顾此失彼不得要领。海参鱿鱼固然美味，烹调功夫不够就不可能将其鲜美的特质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所以这些尝试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一切的尝试都是不可能离开作品大发议论的，所以，文本理所当然是最重要的，是首当其冲的研究要素。我们只能说，过去，我们对小说本身的探讨虽已有较大的成就，却不够深入和重视，尚未形成一个专门的流派。这无论如何，也是红学史上的缺憾。一生重视考证的俞平伯先生，其红学研究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化，他在晚年就曾强调，“《红楼梦》是小说，要把《红楼梦》研究回到作品本身上去”。

文本研究既有缺憾，过去这些年对庄子与曹雪芹及庄子与《红楼梦》的关联研究同样是比较鲜见的。《红楼梦学刊》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刊登了一篇陶白先生写的关于《红楼梦》和庄子的文章，惜乎该文只是简要辑录了文本中与庄子有关的人物言行，对主要人物身上体现的“庄性”开掘深度不够，对作者与庄子内在的精神联结也缺乏更进一步的阐释。但是，在有据可查的文献资料中，这毕竟是立了一大功劳的。至于郭豫适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小史稿》及《续稿》，虽然其体例及内容的充实缜密足以与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相媲美，但二者犯的错误是一样的——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动不动就用阶级斗争的大帽子扣人，使后来的读者看起来未免有点诧异或者消化不良。或许是由于时代的影响，这两本具有相当水准的史学著作几乎未提到什么“庄子”，大概怕那是具有小资情调的东西吧。可是，郭先生文中

提到几位清朝的“业余”评论家倒是提到过“寓言”以及“庄禅”之类的字眼，虽是一鳞半爪，也算是令人惊喜的发现了。复旦大学的陈维昭先生在其《红学通史》里以一种全新的体例对红学做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其中颇有不少的文字提到庄子和曹雪芹的关系，这是红学史上一一种极大的进步。陈维昭先生在文中提到欧阳莹之的《红楼梦的庄子精神》^①和《红楼梦的悲剧情蕴》^②诸文对《红楼梦》的悲剧意识的文化承传与悲剧结构进行了探讨。在《红楼梦的庄子精神》一文中，作者并不满意于王国维对叔本华哲学的引述和演绎，它认为宝玉的超脱大异于叔本华“抛弃生命的热忱，自觉生命不值得追求，更不值得留恋”的悲观思想，而较近于庄子逍遥齐物的智慧精神。该文追溯宝玉的经历，以及他如何以庄子的精神去破嗔去痴，返璞归真，从而揭示贾宝玉的悲剧超越历程。它分析了宝玉的颖悟与执着，分析了宝玉从彷徨到逍遥的精神历程，认为“宝玉朗卓丰神，真可比美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中举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出走为高”，把贾宝玉的出家描述成一个适性逍遥的过程，认为这是一种超越。欧阳莹之是明确提出了这些问题供大家讨论的，功劳自然不小。而笔者认为，实际上文本在表现超越的观念方面远不止于此，正因为宝玉的出家事实上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现实中的悲剧每一刻每一时都在发生着，这是无法逃避的，出家正是一种逃避，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那么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呢？我们到底要如何存在才是最好的呢？事实上文本给了一个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跟广大读者的命运遭际难免有共鸣，所以更容易引起大家的深层思索，而没有答案的问题正如斯芬克斯之谜，引得无数英豪竞相追寻，其字面后的真实含义及可能出现的答案，得不以的和已失去的，总是最好的，这才是文章真正使人魂牵梦萦的高明之处。

① 欧阳莹之：《红楼梦的庄子精神——红楼梦阐论之二》，香港《南北极》1977年第80期，转引自陈维昭《红学通史》上册，第316页。

② 欧阳莹之：《红楼梦的庄子精神——红楼梦阐论之三》，香港《南北极》1977年第82期，转引自陈维昭《红学通史》上册，第316~317页。

近几年，在这一领域开拓的足迹开始杂沓乃至热闹起来，使得我们不得不踵足其后，注视一下这种现象。其实，这也是借用文艺学比较研究的观念来解读文本的一种“旁门左道”，只是它的确也抓住了文本深处本质的哲学的精神内核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所以我们不能将其与其他流派的兴起衰落与复兴余绪相提并论，大概可以归出一个类别来，叫“精神指归派”或者“哲学思辨派”吧。

曹雪芹本人博学而深刻，我们很难断言其受庄子的影响是单一和唯一的，这可以从《红楼梦》全书所表现出的极其博厚的知识含量以及五花八门的关于文本内蕴知识层面的研究资料找到见证，且他的思想及对于人生命运的哲学思辨在《红楼梦》中的表现是鲜明、多层次的，还表现出对庄子一定程度上的超越。正如王蒙在《红楼梦启示录》中说的“全书有一种人生的悲剧意识，有一种社会的没落意识，还有一种宿命意识，最后又有一种超越意识。”就《红楼梦》的超越意识而言，显然与庄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是，曹雪芹所处的时代与庄子所在的战国是两个社会形态，曹雪芹对人生与社会的体验既可借鉴既往的历史和文学作品，又有对自己生存的内心和外部世界的深刻领悟理解，两者叠加在一个天才绝伦的作家身上，对历史思维和和历史人物的超越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文本与各派别的内在关联，张重岗在其《心性之情——〈红楼梦〉本体辨析》一文中说道：“《红楼梦》成系统的本体研究自考证派红学始。它与之后的社会学红学，建立了各自的本体论，分别对《红楼梦》作出评定，并以此在本世纪各领红学三十年风骚。考证派红学从曹雪芹事迹家世与《红楼梦》故事的相似性，发现了小说作者本体，进而断言，《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社会学红学则从《红楼梦》所反映的广阔生活和社会矛盾，找到了小说的社会本体，并产生了两种主要观点：政治历史小说观与爱情主题说。”^① 本文在基本认同此种说法的同时，借重张先生的“心性之

^① 张重岗《心性之情——〈红楼梦〉本体辨析》，《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四期，第57~60页。

情”做做自己的文章，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观照《红楼梦》这部绝世之作的内蕴和庄子的交融、庄子在《红楼梦》外部所庇翼的思想与技法的羽衣。这也是认真地在作品内部和外部做一些探寻和挖掘，应当归在“本体研究”的范畴。

曹明先生也认为，对庄子和《红楼梦》研究很有意义和必要，“因为这一问题涉及作品的哲学思想，以及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属于文本研究范畴。长期以来，考证成了红学中心，红学成了考据学。要么研究家世、要么研究版本，而《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反而退居次要地位。近年来，甚至演变到个别红学家对文本研究表现出轻蔑态度，这显然失于偏颇。《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而文本研究原是一切文学作品研究的基本要求。我们今天不仅要把失落了的文本研究找回，而且还要逐步走入更为深层、更为内在的文本研究。”

对于曹明先生的这些观点，我是深为赞同的，我们在《红楼梦》研究中的确有忽视文本本身的嫌疑，加之此前我对《红楼梦》中庄子灵魂游走的状态有一点若有若无的感悟和体验，结合对庄子其人的生平及思想、作品的认真回溯，便产生了这篇不太成熟的文章。

第一章 双峰并峙：曹雪芹与庄子

第一节 庄子在中国思想史、 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庄子是先秦的一座丰碑。当诸子百家将自己湮没在浩瀚的经卷和无息的口水中汲汲于名利而不可自拔时，一个伟大的先哲以深邃的目光和厚重的思想苦苦追索着生命人生的终极意义，他的思辨下压抑着对那个混乱贪婪的时代的愤懑和绝望，却出之以“无为而治”的平淡——这一束目光穿透了几千年的风雨沧桑，却仍以其独具的魅力引人深思，并不断被新的时代和群体赋予新的内涵。

翻开任何一个版本的《中国文学史》，约略地浏览一番，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红线——中国古代文人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独善其身”的，有一生穷困窘迫的，有先穷而后通的，有起伏波折穷通交替的，有貌似通实则困境重重的，自庄子始，屈原，魏晋名士，大、小谢，陶渊明，阮籍，嵇康，竹林七贤，李白，苏轼，王国维，曹雪芹诸人，有名目者如许多，无名目而追随庄子者更是不计其数，一旦“穷”了，这庄子的世界，就成了文人们的精神家园，成了他们灵魂歇息的地方，成了他们应对冷酷世界保持人格独立的最后防线。

先秦是中国思想界最为活跃的时代，儒墨道法阴阳家农家，一时将一个百家争鸣的世界闹腾得纷纷扰扰如繁花盛开，此起彼伏。先秦也是中国文学的发轫期，《国语》、《左传》、《战国策》、《春秋》、《论

语》、《孟子》《道德经》、《韩非子》、《庄子》、《墨子》、《离骚》、《诗经》，加上各式各样的神话和寓言，使得文学史的起始阶段就热闹非凡，使得后来的读者往往不由自主就会被吸引驻足，而后流连其中沉醉不已。

庄子是第一个把思想之门向哲学思辨打开一道缝隙使之透进亮光的思想家，也是先秦个人作品中最具文学性的文章家。^①

庄子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宋国蒙（在今河南商丘县）人，生卒年约为公元前 369 年—公元前 286 年或公元前 375—前 275 年间^②，与孟子同时或稍后。

关于庄子，最早载于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和刘向《别录》（辑本）中。司马迁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而《别录》则曰：“庄子，宋之蒙人也。”

庄子一生贫穷困顿，然傲昂不屈，视王侯若粪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楚威王闻庄子贤，使使以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③ 出语斩钉截铁，足见其于乱世中保持独立人格追求精神自由的坚定决心。兰大先辈王新民《庄子传》对庄子一生的为人和为学都做了十分恰切合理的文学化表述——庄子讨厌为官仕宦与虚伪的名教，所以振臂大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却无限热爱自然界的一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他宁可与花草虫鸟鱼燕对话交流，宁可跟一个雕刻艺人日夜论道，也不愿违背自己的意愿向污浊的权贵世界低头乞怜。正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文

① 据袁行霈《中国文学史》1999 年版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114 页。

② 此说采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1999 年版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126 页注 10。

③ 据《庄子传》附录材料。转引自王新民《庄子传》，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年版，第 324 页。

学史中所下的定语：“庄子的人生就是体认道的人生”^①。既然以一种完全与世俗不相融合的方式定位自己的一生，庄子的人生境界就毫不牵强地具有了一种艺术家的气质，他走着自己的路，任周围的人群和愚蠢的贪官污吏将嘲讽和讥刺像潮水一般涌流在他的生命中，不屑于争辩，而苦苦地追索着人生的终极意义，这在乱如蚁巢的战国时代绝对是需要勇气和大智慧的。徐复观认为，“庄子之道与人生体验相结合而得到了悟时，存在一种艺术精神，而这种艺术精神成就了艺术人生。”^②

以此为基点，我们可以认为：庄子的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

那么，我们奉为经典的庄子哲学，在浩如烟海的先秦思想界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先秦思想界所普遍关注的话题。葛兆光在其《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战国时代思想世界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宇宙的时间和空间，一个是关于社会的秩序与道德，这两个话题涉及的都是个人存在的环境与背景，换句话说，在讨论的话题中，‘个人’并未被凸显，个人所生存的环境与背景，即巨大的宇宙和复杂的社会成了讨论的中心，而处在中心的‘个人’却成了背景。但是在另一个话题即关于个人生存的话题中，‘人’才真正成了讨论的中心。”^③也就是说，战国时期比较重大的话题有三个：宇宙的时间与空间、社会的秩序与道德、个人的生存。

据载，“宇宙”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老子提出的。“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④；《汉书·艺文志》里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稟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

①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②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9页。

③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④ 《尸子》卷下，《二十二子》，373页。转引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卷143页。